



火车头

◆ 刘迪

江志俊是听着蒸汽机车高亢的叫声长大的，来来往往的蒸汽机车无端地叫他惆怅也叫他兴奋，那是少年对远方和未来的向往，蒸汽机车风驰电掣般的飞奔气势叫他仰慕，雄浑豪迈的汽笛声仿佛是他无法言说的少年壮志……火车的轰鸣伴随着他退思，也伴随着他成长，对他来说，蒸汽机车给他留下了太多弥足珍贵的记忆，轻灵而又沉重，单纯而又复杂，简单而又丰富。

江志俊的画笔一直在探索和尝试中徘徊，执著地寻找心灵的恋人，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机车专用线上发现了那个庞然大物——一辆报废的蒸汽机火车头，晨曦中，它斑驳的身影在车水马龙中虽然显得有些落寞和孤独，但对他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……这一邂逅，如子期遇伯牙，骑士获宝驹。他凭借扎实精湛的绘画技艺，浑然忘我一发不可收地创作了《火车头》系列油画。

《火车头》系列，构图平实饱满，运用传统写实的创作手法，在探索既定题材本质的同时，又赋予它深美阔约的象征意义，大气浑然，意象宏伟。

如果你想布置一个男人的客厅，使其充满阳刚气息，若房间够大，墙面也开阔，挂上这样一幅画，你大概会产生一种“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”的豪迈。

著名的胶济铁路贯穿齐鲁大地一个多世纪了，青岛的闻名与这条铁路息息相关。火车沿风景如画的胶州湾进入青岛火车站，再往东，几乎就是大海了。

那个早晨，报废的蒸汽机火车头在他心灵掀起波澜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以后，他多次去蒸汽机车旁徘徊、沉思……在它斑驳锈蚀的车体上，每一个车轮，每一个活塞，甚至每一个铆钉，都变成了他情感的符号……他仿佛看到身穿工装、在往熊熊燃烧的锅炉里添煤……蒸汽机车咔嚓咔嚓缓缓启动了，曼妙洁白的蒸汽向四方缓缓扩散……

江志俊笔下的蒸汽机火车头，具有丰富的内涵，是他情感的载体。我们在他的画中看到了历史和未来、强盛和衰落、喧嚣和孤独、辉煌和悲壮、豪迈和怅然、执著和放弃……它是一个时代的历程，也是一个男人的历程。

当然，江志俊还画过很多风格和题材不同的作品，比如草原、水乡、山间、民居、村落、街景、海边、渔船……我们说他的画既有“落日照大旗、鸣风萧萧”的豪迈和深邃，又有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的温情和婉约。

江志俊的画叫我们想起另外一个女画家奥基弗，她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主义绘画先驱之一，他们的风格和题材虽然各异，但都赋予了作品某种象征意义而使其熠熠生辉。

本文配图为江志俊画作



“在这，中国人更像是‘老外’”

◆ 王璐 文 董鸿景 摄

在这里，中国人更像是“老外”。从荷兰来沪已经七个年头的J笑着说。我在这里喝咖啡，不会感觉自己是老外。因为前后左右都是老外。K是位德国小伙，在上海工作。他说，我刚到上海，喜欢衡山路酒吧街，很随意的。新天地也不错，现在朋友“每周一聚”喜欢来这里。这里人更多，更热闹些。这里可以更深刻地感受到，上海的昨天是今天的历史，上海的明天是今天的创造。这里能喝到家乡的味道——正宗德国啤酒，现酿现卖。黑啤黄啤都很赞，杯中有家乡的味道。



新天地像一个缩小版的现代“乌托邦乐园”。可以做梦——做梦不分国籍。老外们云集到此，在享受的那一刻，更多是想感受重温一下熟悉的“味道”，再一头扎进忙碌现实的上海生活中来——包括这里，包括日益国际都市化的整个上海，有时候已经很难单单从日常生活中说得清，一个老外与一个上海白领之间，究竟有什么显著差别。

最前沿的时尚推手们，忙于把世界时尚的潮流引进沪上时，老外们纷纷来到新天地，演绎他们在上海的“个人生活秀”。老房子是块灵光闪闪的金子，在老外的眼里，石库门是“熟悉的陌生环境”。“原本我对苏州园林情有独钟，来到新天地，才发觉这里中西混合的老上海味道，比较独特。”来自美国的时装设计师X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。新天地的怀旧式新潮、压缩式的宽阔空间、时尚外表下浓缩的艺术气息，诱发了他许多创作灵感。他的小店里，所有东西都亲手设计，用料是百分百中国货，每件物品标签上清晰可见“proudly made in china”，而非简简单单的“made in china”字样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在新天地开店，X说，“我是老外，但我设计的物品涉及服装鞋帽、家居摆设等等，所有设计又无一例外充满中国元素——中式大褂前襟上，是纯手工盘花，明清格调的布艺小花纽扣；红木质地的复古台灯底座上，站着一个穿中国古代官服的陶瓷小人……他忽然故作神秘环顾四周，压低声音说，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某次国际性质的大会上，所有餐巾、桌

布设计均出自他的手，满脸得意。于是，现在他即使每天要倒两次地铁到新天地“上班”，仍然乐此不疲。

虽说眼下国人的生活模式早已不是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”，但终究不是人人可以接受的“昼伏夜出”。白天的新天地跟别处差别不大，并不喧闹。天气好的时候，喜欢找个露天的位子坐下来，三五朋友安静地聊天。我有时带女朋友来，或许只是坐着，不说话。看看世界各地的游人，在面前走走停停，感觉也不错。入夜后才真正翻天覆地迅速热闹起来。人实在太多了，酒吧里常常找不到位子。不必担心晚上十一到十点钟，有老阿婆在头顶探出头来，敲一只脸盆喊着说，“阿拉要睡觉咯，大家快点回去吧。”那是我喜欢的另外一种上海味道。可爱，生动而有趣。来自法国的摄影师L这样说。我喜欢南里北里每天不定时的现场乐队演出。或许真正的主角并非台上自娱自乐的艺人，而是台下受酒精刺激近乎疯狂的看客。伴着JAZZ或者HIP-HOP甚至HARD ROCK的乐曲那些舞动的身体，L说，他也喜欢那一刻的新天地。上海味道的石库门内，偏偏混杂了一些他熟悉的西式元素。纵然是酒精的缘故，让所有人卸下了整个白昼的面具，“原形毕露”此时此刻不是贬义词。常有电影摄制组在这里取景，还偶尔有接待各国元首的重任在肩，L顿一顿说，“若是遇得巧，我便成了片子里一闪而过的演员。”虽说镜头中不闻其声，难辨面孔，却是一种意外。



■ 弄堂式步道，仿佛走在旧式里弄，海派味道十足